#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許　溶

稗編卷四十三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一

藝文志　　班固

昔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

胱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冩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天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

略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盖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

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隷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

始造隷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隷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書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

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三二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

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

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絶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虚可以為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

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一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

意而不知別親踈

從横家者流盖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雜家者流盖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諸子十家

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

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兵權謀者以正守國以竒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兵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兵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
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剡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爍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
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
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
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

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吕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録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㓀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主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

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

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㷋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為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晋有卜偃宋有子韋六

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
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
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
以生為死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
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

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當得中醫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泳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

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史記六家論　司馬談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

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

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别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丈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斵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别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

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

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之謂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廼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

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論諸子　　劉勰

漢成普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略芬菲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然繁言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吕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

之說此蹐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兹況諸子乎至如商韓之六虱五蠹棄孝廢仁轘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鴞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盖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

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其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適

辨一理為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

荀子　　黄震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尊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誦述正論於義理開明之日易辨明正理於是非迷謬之世難自戰國縱横之說興而處士横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周并收一世之怪大肆滑稽之口以戲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于斯時也知尊王而

賤霸知尊孔氏而黜異端孟子之後僅有荀子一人而世不稱荀子何哉蓋嘗考其故由漢及唐皆尊老莊其間溢出而為禪學者亦莊老之餘漲而荀子嘗斥老聃為知詘而不知伸斥莊周為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由與漢及唐之學者相背僞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破除千載謬迷之說尊孟子以續孔氏而表荀子以次孟子卓哉正大之見孔孟以來一人而已其關繫正邪之辨為何如哉迨至我朝理學

大明三尺孺子亦知嚮方矣老蘇以傑然不世出之才反獨遠追戰國縱横之學此與荀子正相南北識者已疑之歐陽子一見乃驚嘆以為荀子夫荀子明儒術於戰國縱横之時而老蘇祖縱横於本朝崇儒之日同耶異耶而謂蘇為荀耶或者特於其文而言之耶又曰昌黎謂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疵者曰非子思孟子也曰謂性為惡而謂為善者偽也若然則豈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子葢其妄以知道自任

故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其意盡於篇末可見矣正坐不自量耳至其以為善為偽則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録葢彼所謂偽者人為之名非詐偽之偽若曰人性本惡脩為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媢為深愛而後世以為邪古以佞為能言而後世以為諂荀子之所謂偽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撰言不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為善為詐偽之偽也哉惟其本意之所指初

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説而指為小疵歟抑荀子之小疵雖其議論之近理者亦或不免不但非孟言性而已也大抵荀子之所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敬文也則禮之本於内心者卿殆未之深考故其議禮之效惟欲辨分以足用其於論王伯曰粹而王駮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伯幾謂王伯無異道特在醇不醇之間至於内外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及又謂能治其國則文繡為當然而厚葬為無害其與他日譏齊威淫佚而猶許其有大

節者無以異然則使荀卿而用於世亦不過富國強兵善致鄰國成霸功爾

辯家語為荀氏之傳　葉適

按論語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公西赤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然則君在其國而宗廟出其境而會朝固皆有相擇能而使無常官事畢而止夾谷之會孔子與齊人辯爭最著其效至於能還鄆讙龜陰之田而孔子及

子路由此預魯政矣故學者訛傳以為相魯也相與不相於孔子無所加損然弟子名實之不知而後世以虛言為實用則學者之心術疎矣又按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詳此則孔子見用子路以為喜而孔子不喜子路以為貴而孔子不貴又孔子自言以吾從大夫之後者再皆明其義非樂其官則所謂有喜色而樂以貴下人者果非也又按始誅少正卯子貢進曰夫

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其為失乎詳此則少正卯之聞次於孔子又按下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決其父請止孔子捨之夫父子訟真大罪而孔子尚欲化之使復於善少正卯為國聞人其罪未彰而孔子乃先事設誅播揚其惡由後為夫子本旨則其前為非夫子本旨明矣按舜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命龍作納言出納惟允而周召之於頑民待之數世然則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以至華士付乙史何少正

卯殆書生之寓言非聖賢之實録也使後世謂聖人之用不量先後緩急教未加而遽震於大討輕舉妄發以害中道而曰孔子實然盖百世所同患矣自子思孟子猶皆不然獨荀況近之故余以為荀氏之傳也

春秋繁露　通考後同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説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

今同但多訛舛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陳氏曰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

程氏演繁露曰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輙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説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

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享問崔豹晃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

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

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何謂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虚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

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甚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

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其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此意

太玄本旨序 論玄不可以準易　　葉子奇

揚子作太玄以擬易易之用二而玄之用三用二故二

其二以為四二其四以為八二其八以為十六二其十六以為三十二二其三十二以為六十四也用三故三其三以為九三其九以為二十七三其二十七以為八十一也易凡六重之故其爻六玄凡四重之故其位四易畫則自下而上自前而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卦一貞八悔而互重之故其究為六十四卦玄畫則自上而下自內而外以二一一方一州一方二州一方三州二方一州二方二州二方三州三方一州三方二州三方

三州九首三部三家而互重之故其究為八十一首此易玄取用不同之効也易立天地人之道曰陰陽剛柔仁義故其畫不過於一奇一偶之兩端玄立天地人之道曰始中終思福禍下中上故其畫遂有一（一方一州一部一家）▬二（二方二州二部二家）▬▬三（三方三州三部三家）▬▬▬之三體蓋易以兩之玄以參之也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此二至陰始陽生之機也玄自中至法為陽自應至養為陰此亦二至陰始陽生之候也復之初九姤之初六當二至晝夜子午

之半中之次六應之次六亦當二至晝夜子午之半此則易之與玄應天之運也易則一正一反對待而為序玄則跌陰跌陽交錯而分家易則爻多而卦少由其畫止偶玄則位少而首多由其畫至三至於遡流而窮源自象而推理則易有太極玄則有玄也是則用雖不同而所同者體數雖不同而所同者理也此則易之與玄可以類推而通者也雖然易之儀象卦數布置錯綜與天地造化無不合由其理出於自然此所以為聖人之

學玄之方州部家分綴附會求律歷節候而強其合由其智出於臆見此所以為賢人之術易之立象命名莫不有義如乾之六陽健莫如也故以名乾坤之六陰順莫如也故以名坤天地交而為泰天地隔而為否一陽來而為復一陰生而為姤五陽決一陰而為夬五陰剝一陽而為剝以至六十四卦莫不皆然我不知玄之為中為周為礥為閑以至八十一首其於四畫之位果何所見以取象命名乎此求而未通者一也夫卦與首既

不同爻與位亦有異徒擬中於中孚擬周爲復擬礥閑爲屯也吾不知何中之虛何陽之復何剛柔始交而難生初無其義此求而未通者二也夫易爻以立卦辭以明爻故爻有六而辭亦六今玄畫有四而贊辭反九是上無所明下無所屬首自首而贊自贊本末二致此求而未通者三也易畫自下而上故爻辭亦自下而上玄畫自上而下而贊辭乃自下而上上下背馳此求而未通者四也易名陽爻以九陰爻以六今玄雖列九贊但以

次言之初無指名此求而未通者五也易之爻位吉凶推之以才德時象之變錯之以中正剛柔之位故可吉可凶其法變動而不拘今玄例以陽家一三五七九爲晝措辭吉二四六八爲夜措辭凶陰家二四六八爲晝措辭吉一三五七九爲夜措辭凶自始至終一定不移其法膠固而無變此求而未通者六也聖人之於易雖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義然陰陽者造化之本不可相無聖人於其不可相無者則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

雖其消息之際有淑慝之分固未始以陽全吉而陰全凶也今玄例以晝吉夜凶陰禍陽福恐亦未足以盡聖人之微旨此求而未通者七也聖人仰觀俯察見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因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奇耦之上復加一陰一陽馴而至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餘歲數雖不求其盡合而自無不合今玄首畫既不同別立九贊以兩贊當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當一歲三百六十四日半外立踦嬴二贊以當氣

盈朔虛雖於歲數盡合蓋亦模倣於歷以附會焉初未見其必然恐彌綸天地之經殆不如此此求而未通者八也故朱子曰太玄亦是拙底工夫豈不以此乎雖然不究六經之旨無以見諸子之缺不觀諸子之缺無以見六經之全如玄也劉歆見謂覆瓿則已甚之毀桓譚比之聖人則過情之譽要之雄蓋學聖人之作而未至者也求之兩漢又豈多得哉蓋亦自成其一家之學也今觀宋陸舊註尚多舛失輒不揆而為之解雖膚見謏

聞不足以窮玄之緼奥然於文義之近亦或庶幾焉然而雄也擬易於玄有以傳其學愚也索玄之旨未免鈌其疑雖其固陋不能有以知玄然亦不可謂後世無揚子雲也今疏其所疑於卷首尚俟來哲以折衷云

論太玄　司馬光

班固稱諸儒或譏揚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吴楚之君僭號稱王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别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而雄其有以加之乃更為一書且不

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奥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坱圠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罝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耶孔子没後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擬況其餘

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究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𢥠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

玄者以賛易也非别為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

附論潛虚　王應麟

潛虚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温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

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譜玄

馬端臨通考

晁氏撰易玄星紀圖一卷以温公玄歴及邵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揚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蓋有星候為之機括且辨正古今諸儒之失如羡不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難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

自屈矣此譜玄所以作也

論太玄　　　　　　　　　　　　鮑雲龍

朱子曰子雲為人思沉㑹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張平子謂其妙極道數使人論難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與五經相擬鮑氏曰天日錯行陰陽更迭死生相摎萬物乃躔此言明生魄死魄死明生死生相授萬物纒綿而成就也如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立天經曰陰與陽立地緯曰縱與横立

人行曰晦與明此言天為經地為緯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晦明賢愚之分在其中矣如曰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此言夏晝六十刻冬夜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夏至冬至之夜不如夏至之晝故晝數多又如曰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筭盡東南則午筭盡此言陽起子終午陰起午終子西南尚有微陽故至西北而筭盡東北尚有微陰故至東南而筭極至於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言陽全用陰

半用也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言子午定位者陰陽之府東木旺則西金死氣應而相通也其論日月也曰日有南有北不南不北則無冬夏月有往有來不往不來則晦朔不成聖人察乎朓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葢日南至牽牛北至東井南為太陽北為太陰陽精至太陽為夏陰精至太陰為冬晦而月見西曰朓朔而月見東曰側匿餘見太陽章其論陰陽數也曰子午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呂三

十六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甲巳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恊而八音生盖以黄鍾起子乾始初九午爲子宫故數俱九以子丑寅卯辰巳月對午未申酉戌亥月分四五六七八九之數甲與巳合隨子稱九乙庚隨丑稱八丙辛隨寅稱七六五之數亦如之陽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陰吕八六四而倍之故三十六并之七十八八則丑未還得吕而不得律五聲生於十干甲乙

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宫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十二律生於十二時律所出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此聲律之源五行之數後世託是以談康節之數者豈知其實出於此

又曰太玄倣焦京卦氣而作朱子已言之矣若邵子之學程子甞稱之曰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又曰亦不盡如之則於揚子之學信乎其深有所得矣故其每取揚子之說有曰洛下閎改顓帝歷為太初歷揚子雲準太

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首九分共三卦凡五隅四四分之則四分當一卦卦氣起於中孚故首中卦又云子雲既知歷法又知歷理又云子雲作太玄可謂知天地之心而詩又有內外天人之說天根而對以月窟卦氣亦用六日七分其他黙會處甚多未易枚舉是經世之作於太玄不無所助也而謂其學盡出於玄則不可某非深於玄者也亦粗識其梗槩而不忍棄耳彼蘇氏解易且不識性宜其不取太玄之儗易而謂其以艱深而文

淺易易有奇⚊偶⚋而揚子雲有巛焉人謂其好奇字而怪也多載酒以問之豈知其多識先秦古書焉今觀商卣所刻有作☰作☷⚊象天⚋象地巛象人其文已見於商豈子雲所杜撰者字既本於古而數尤合於易人見其數以三起謂一生三而近於老也詎知太極函三為一而易乾初畫亦止有三焉由是推之三三而九三九二十七三其天三三其地四三其天五三其地六其為數也亦無往而不與易合豈五千文之可例耶學

雖未純亦一奇也自先漢以來至今千數百年好之者不下一二十家即大儒如唐韓昌黎尊之以為聖人之徒宋司馬公嘗準之以作潛虛彼其功名在宇宙纉著在通鑑而其精神心術則寓於潛虛之一書令人才不曉其旨又取而罵之當知康節之在當時與馬公相與至矣此書豈無自而作蓋亦祖於玄耳一自莽大夫之書出於朱子而後諸儒始有議論而薄其為人先儒論之詳矣朱子既書之以為後世為儒而無節義之戒矣

而其於玄間亦取焉亦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所以世之鉅人絕德間有好之者豈其胷中盡無斟酌而妄取之哉必有以也得非以其理之所在人心所同自有不可磨滅者耶

邵康節作正玄　　章俊卿

陳漸之演玄所以發太玄之旨吳祕之音義所以祛太玄之疑陸績之釋失又所以辨太玄之惑夫發其旨祛其疑固有頼於陳漸吳祕之功而正救舛訛若非陸績

以釋其失則後世之惑滋甚吁又孰知陸績之後而有我朝邵先生之正玄乎夫所謂正者實欲以正太玄之所未正者也愚嘗三復正玄而知邵先生有功於太玄也深矣且方州部家名曰四重玄何義也正玄則以方州部家而為爻之形象而以上下命名真足以正太玄之四重亦猶易卦之有上下爻也由初至上分為九贊玄何拘也正玄則自一至五而以五行次之真足以正太玄之九贊亦猶洪範之序五行也玄有十二卷正玄

則以九天分為九卷玄有八十一首正玄則以九首各為一卷玄九首僅以配土正玄則以水火木金土隨次序而品第之至於象工象冗象示象正象器象亦象坐象先象幽之類無非正救太玄而為子雲鑽皮出羽也不然蓍何以用三十三首何以依八十一乎信乎先生之有功于太玄也深矣哉

## 管子 法家

葉適　高似孫

黃震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

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
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
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
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
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劉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
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
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
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

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絶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惟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

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為市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高氏子畧曰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鑿變徙剋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

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為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為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驕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也哉而況井田既壞緊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緊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為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

復古而卒不可復行蓋三代之法甚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

黄震曰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龎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然諸子惟荀卿揚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未知其儻用於世果何如餘皆處士横議高者誣誕下者刻深戲侮聖言壞亂風俗葢無一非孔門之罪人其間甞獲用於世而卓然有功為孔子所稱者管子一人而已余故讀其書而不敢忽為之復熟再三而條列之大抵

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鄧隱語以為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亦謬為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爾非管子之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匡輕重之篇然牧民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傅會牧民之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政經之綱茍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

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説豈不簡明乎大臣之要曰桓公入國踐位之年欲脩兵革仲諫不可公不從二年欲繕兵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宋公以勇授禄仲諫不可公不從明年公伐魯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魯四年公興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可公不從魯去國五十里為關以請盟仲諫不可公不從魯果刼盟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謀不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其謀城夷

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其謀城楚丘以封衛捐齊之有封三亡國恩足以結四鄰無兵爭矣公問將何行乃請寛關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之幣又問何行乃請賞其國以及諸侯之國又問何行乃請隰朋為東國賔胥無為西土而又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反於魯游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之諸侯方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春斯達乎狄反不量德而伐之齊於是請救於諸侯諸侯之來救者皆以其所獲予之惟北州之令支

不來則稱兵而伐之齊之恩威遂四達於天下而猶未試也乃敎諸侯足民食兵備乃敎諸侯正君臣父子乃又罰其不盡君臣父子之道者夫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莫不賓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蓋自東遷諸侯爭強僅同泥中之鬬獸未嘗有一念能出於兵爭之外至管子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此管子行事之目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攷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矣若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

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伐菹薪冬煮鹽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黃金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築陰里三墻九門使玉人刻為璧者乃石爾謬請於周非彤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謬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為中大夫名其龜曰無貲之寶以質丁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賈至四千金焉凡其

張無為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囷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朝豪家使爭藏粟為備侯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振之凡其轉虛為贏善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皃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絶遊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商沐去樹枝也

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商以平西飢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藏粟者不出則下令出師俾有粟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數弓弩多匡軫則下令聘鵠鵠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士無匡軫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地使車馬罷絶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殘鄰國馬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萊而盡并其地魯梁出綈則身先國人以

衣綈使魯梁皆棄農而織綈侯其田荒則絛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飢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莒生柴則鑄金鏡上以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柴侯其田荒則絛止之閉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飢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鬬而稱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八侯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衰百姓

之積凡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國其在鄰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為利顛倒一世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古人之教藝畜不過使之自養令顧色色鼓舞之以為已利甚至鹽計食口鍼刀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愚故疑其為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

書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㮣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為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龎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忱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巨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為管氏功業所本意巨山好道家學故云爾

商子

通考後同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强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氏葢未嘗見之妄為之説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

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不誣矣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溺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

為本根令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露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為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撲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為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

耶

慎子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天子以為天下君不擇其下為下易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人不得其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

自古論王政者能及此鮮矣又云君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令通指慎子為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用而駶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韓非

高氏子略曰令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

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説而後説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説之難也固甞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説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黄震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為亂而

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説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已者而不可信盖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疎遠一旦説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噫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横議往往故為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為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為真而異端之説遂至禍

天下奈何韓非之説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辨者屈馬及乗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虚辭空辨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刑不能漫一人令人於異端有嘗括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為燕王削棘刺之端為猴母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久齋而試之爾王乃養之三乗治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令臣治人也無以為削此不然物也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令人於異端

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黄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令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為黄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鉤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令異端往往鑿跡崖石之巔其為播吾之跡愈悖矣而人反以為神非之辨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鄧析 名家

晁氏曰先王之世道德修明以仁為本以義為輔誥命謨訓則著之書諷誦箴規則寓之詩禮樂以彰善春秋以懲惡其始雖若不同而其歸則合猶天地之位殊而育物之化均寒暑之氣異而成歲之功一豈非出於道德而然耶自文武既沒王者不作道德晦昧於天下而仁義幾於熄百家之説蜂起各求自附於聖人而不見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説譁世而惑衆故九流皆出於晚周其書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失其長蓋或有見

於聖人而所失蓋各檃其私知故明者審取舍之而已

然則析之書豈可盡廢哉左傳曰駟歂殺析而用其竹

刑班固録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

今其大旨訐而刻真其言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剿取他

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高氏子略曰劉向曰

非子産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

歂嗣子太叔為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歂

嗣於是為不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

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䇿其意義葢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説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葢旣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歂殺鄧析是為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為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寛

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春秋以来列國棊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揉躏於争抗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為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為度以威為神乎析之見殺雖歂之過亦鄭之福也

公孫龍子　　吴萊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盖趙人當平原君時曽與孔

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上下循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者為之然後有敫顔師古曰警者訐也公孫龍豈所謂訐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説而但虛設無窮之辭亦徒為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嘗有言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言觚而失其形制則將有不得為觚者又況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為治者乎此固吾聖人之所慎也春

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為說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騖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敝焉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賔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煩滯於析辭而反闇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不急鄧析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為先矣名位不同節文異數聖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其進退是皆天造地設亘古亘今浹於人心

著於耳目溢於禮官之篇籍必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於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固聖賢用心之所極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令則彼為堅而此為白此為同而彼為異吾徒見其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之本公孫龍之説而欲求其為循名責實者少矣自今之言吏治者觀之恒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標注時日指陳辭欵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縱也非失出

也則已補苴其訛闕鉤擿其姦伏類無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且未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欲其循名責實為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牋奏至於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以聖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

成或以是而得賞楊惲蓋寛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乎循名責實之治哉嗚呼白黒之紛糅賢不肖之混淆後世之治為不及乎宣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於公孫龍之説也言治道者可為永慨也哉

墨子 墨家

黄震

墨子之説似是而實不可為治殆不止如韓昌黎之議荀揚擇焉不精而已而昌黎乃儕墨子於孔子何哉且

昌黎不過謂墨氏尚同而孔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亦尚同爾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下訕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之尚同為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戒正相反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謂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亦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旣異於愛衆而博施為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

皆為法不仁惟當法天與孔門所謂孝弟為仁之本者正相背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贊贊疾没世而名不稱是亦尚賢然賢之當尚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尚賢乃謂惟賢為尚親戚則不可使富貴正與吾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耳謂墨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亦明鬼然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

鬼之所憎是亦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又與吾儒報本反祭之義亦相反耳昌黎嚴於荀揚擇焉未精之辨何獨恕於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複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昌黎主文者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雖然儒名而墨行者昌黎固嘗揮之矣

辨墨　馮端臨

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韓之徒各以其知舛馳至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闊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商蘇張之學大槩俱欲掊擊聖人鄙堯笑舜陋禹而自以其說勝老莊之蔑棄仁義禮法生於憤世嫉邪其說雖髙虛可聽而實不可行料當時亦無人宗尚其說故鄒書略不及之蘇張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大抵皆枉尋直尺媚時取寵雖可以自售而鄉黨自好少知義者亦羞稱之故

孟子於二家之說雖斥絕之而猶未數數然者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氷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無俟於辨析也獨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辨之高氏子略之言得之矣而其說猶未暢愚故備而言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以為其二家本相為用而咎

末學之辨嗚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者正所當辨乎





稗編卷四十三